

壮族服饰前襟叠压关系的演变考略

匡 迁

(广西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

摘 要:壮族服饰前襟作为服饰整体形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对壮族服饰文献进行梳理,结合田野调查对比论证,解析壮族服饰前襟叠压关系的演变因素。研究表明,壮族服饰前襟叠压关系经历了从贯首、左衽向对襟、右衽的演变,和谐的民族关系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是推动前襟叠压关系演变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为探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案例参考,并对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壮族服饰; 前襟; 叠压; 演变; 民族交流交往交融

中图分类号: TS 941.12; TS 941.742.81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1928(2025)06-0556-06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of Front Placket of Zhuang Costume

KUANG Qian

(College of Design, Guangxi Arts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China)

Abstract: The front placket of Zhuang costume,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overall clothing form, contains rich cultural information. This study sorted out documents on Zhuang costume, conducted comparative verification through field surveys, and analyzed the factors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the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of the front placket in Zhuang costum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of the front placket in Zhuang costume has evolved from the head-opening and left lapel styles to center-front opening and right lapel styles. The harmonious ethnic rel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economic culture are important factors driv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of the front placket. These findings not only provide an empirical case for exploring ethnic interactions,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but also contribute to enriching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research for foster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Zhuang costume, front placket, overlay, evolution, ethnic interactions,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衽”即衣襟,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衽,衣衿也。”^[1]甲骨文中“衣”字的书写方式为,可以看出,上部的“人”字为衣领,两侧开口为左右袖,下部像左右掩襟的形式。可见,早期服饰的衣襟叠压方式是多样的。秦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的政策,秦朝丞相李斯主持创制的小篆中,“衽”字为右掩襟的右衽形式。由此可见,中国衣襟的叠压方式

历经演变,至秦朝始成定制,右衽遂成为中国传统服饰中最具代表性的形制。中原地区汉族的服饰自秦代起便确立了右衽的前襟叠压方式,并一直延续至今,而周边的少数民族则多为左衽,如《四书五经》中记载有:“四夷左衽,罔不咸赖。”^[2]左衽、右衽并非简单理解为衣襟叠压方式,而是成为不同族群的文化象征。

收稿日期:2024-01-01; 修订日期:2025-06-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20CG190);广西艺术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经费项目(GCRC202503)。

作者简介:匡 迁(1986—),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服饰文化。Email: kkuangqian@163.com

目前,学界关于壮族服饰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但多集中于形制^[3]、文化^[4]、创新设计^[5]等领域,尚无以衣襟叠压关系及其演变脉络为对象的系统研究。为填补该空白,文中通过梳理壮族服饰衣襟叠压关系的演变历程,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野下考察其对服饰演变的影响,从而为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提供案例参考。

1 壮族服饰前襟叠压演变历程

1.1 贯首、左衽

关于早期壮族先民服饰前襟的叠压关系,因历史久远,无服饰实物考证,故从现有文献资料中进行辨别。关于壮族服饰衣襟的文献记载,目前可见较早的是《战国策》卷 19《赵二·武灵王平昼间居》,其中有载:“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6]《史记·赵世家》记载:“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7]壮族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民族融合过程,其族源可追溯至西瓯和骆越两个部落(二者合称为瓯越)。由此可见,壮族先民早期的衣襟叠压方式为左衽,这与《四书五经》中的“四夷左衽”^[2]相符。在古代,由于各民族社会发展进程不一,文化观念亦存在显著差异,中原地区基于其特定的礼仪传统形成了以右衽为代表的服饰规制,而部分周边民族则发展出左衽的服饰样式,这种服饰差异也被视为科技进步程度快慢的标志。例如,在《论语·宪问》记载孔子评价管仲历史功绩时指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2]《战国策》和《史记》中只点明服饰衣襟为左衽,并未记载其他服饰结构信息,因此无法判断整体服饰的款式特征,但在后来的《后汉书·南蛮传》中则记载有岭南地区先民的服饰:“凡交趾所统……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8]《汉书·地理志》记载:“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苧麻,女子桑蚕织绩。”^[9]《山海经·海外东经》中描述:“贯匈国在其东,其为人匈有窍。”^[10]从以上史料记载中可看出,此时对服饰衣襟的表述仅为贯头(即贯首),并未详细记述衣襟的叠压关系。

东汉的杨孚是南海郡番禺人,在《天平御览》卷 790 引杨孚《异物志》中记载有他对岭南地区越人服饰的描述:“穿胸人,其衣则缝布二尺(46.2 cm),幅合二头,开中央,以头贯穿,胸不突穿。”^[11]可以看出,贯首衣的制作方式是将一整块布的两侧缝合,在中间开一个洞供头部穿过,领口约位于胸围线之

上,不露胸。1976 年,在广西贵港市港南区罗泊湾 1 号墓出土的漆绘提梁铜筒上,第 2 排和第 4 排绘制有穿着贯首服饰的越人(见图 1),其服饰与《异物志》中描述贯首服的内容相吻合。



图 1 漆绘提梁铜筒上的越人形象

Fig. 1 Image of Yue people on the lacquer-painted copper cylinder

《三国志》中记载:“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12]可以看出,壮族先民贯首服饰的衣襟为左衽。1980 年,在广西梧州市长洲区倒水镇达坡村出土了南朝时期的青瓷骑马俑(见图 2),该骑马俑中共有 1 名骑马者,3 名站立者,从 4 人的服饰可以推断出,骑马者为贵族,其衣着讲究,头冠饰有玛瑙和璆珞,着短袍长裤,束腰带,腰带上还有圆形纹饰;而马旁的 3 名站立者为仆人,其服饰相对普通,梳椎髻发式,上衣为贯首左衽,穿长裤,束细带,椎髻、左衽的形象与文献记载的壮族先民特征相符。

由图 2 中立俑所穿贯首左衽服饰可见,壮族的贯首左衽不同于汉族大襟叠压式左衽,因为壮族贯首衣由整幅布制成,而人体存在胸腰差,所以在穿着贯首衣时,衣片下摆余量就会形成褶裥。根据杨孚《异物志》对贯首衣的描述,结合图 2 中立俑衣襟上左压的衣襟线,推断因这些俑在腰间系有腰带,穿着时腰间褶裥余量向左侧腰折叠,故形成贯首左衽形制(见图 3)。



图2 穿着贯首左衽服饰的南朝青瓷立俑

Fig. 2 A Southern Dynasty celadon standing figurine wearing a head-opening and left lapel costu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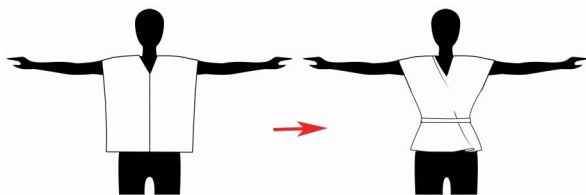


图3 贯首左衽形成示意

Fig. 3 Diagram of the formation of head-opening and left lapel style

唐房玄龄《晋书》卷97载：“其男子衣以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缀，妇人衣如单被，穿其中央以贯头，而皆被发跣足……女嫁之时，著迦盘衣，横幅合缝如井栏，首戴宝花……其王服天冠，被璎珞。”^[13]可以看出男子服饰是以“横幅”面料缝制的，“略无缝缀”说明男子服饰制作较为简单；女子日常穿着贯首衣，形似被单，需要从中央开口贯头穿着，女子嫁衣则是两幅布横向拼接后以“井栏”式编织而成。《旧唐书》卷197记载：“南平獠者……男子左衽露发徒跣；妇人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为‘通裙’……以竹筒如笔，长三四寸（6.93~9.24 cm）。”^[14]《新唐书》卷222载：“南平獠……妇人横布二幅，穿中贯其首，号曰通裙……男子左衽，露发，徒跣。”^[15]当时以“左衽”描述壮族男子服饰，以“贯首”描述壮族女子服饰，但该时期贯首衣通体而下，变为通裙。由此可以看出，男子服饰的衣襟无变化，仍为贯首左衽，女子衣襟未说明衽的方向，从通裙推断，女子衣襟为自然悬垂的褶。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自唐代起关于贯首衣的文献记载逐渐减少，由此可知，壮族先民服饰为贯首衣，且一直延续到唐代，衣襟为左衽。从出土的壮族服饰相关文物与贯首左衽形成过程分析，贯首衣的左衽结构

须有腰带扎系才可以形成，故《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描述女子服饰为贯首通裙时，未强调衣襟衽的方向。

1.2 对襟

宋代，随着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南移，以及土司制度在壮族地区确立，壮族的社会生产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金灭辽后南下攻宋，中原地区成为主战场，大量人口为躲避战乱而南迁，其中不少迁入广西。他们带来的中原汉文化，不仅促进了壮族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壮族服饰的演变。

据现存文献考辨，关于“贯首”“左衽”等服饰特征的记载在宋代以后的史籍中鲜少出现，这一现象表明壮族先民的服饰形制在宋代发生了显著的文化嬗变。例如，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宜州……地与牂牁接，人椎髻、跣足，或者木屐，衣青花斑布”^[16]，重点描述的是服饰面料为“青花斑布”。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有僚子，巢居海曲，每岁一移，椎髻凿齿，赤裯短褐”^[17]，提及当时壮族人开始穿红色合裆裤。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记载：“钦州村落，土人新妇之饰，以碎杂彩合成细球，文如大方帕，名衫，左右两个，缝成袖口，披着以为上服。其长止及腰，婆婆然也，谓之婆衫。”^[18]从周去非的描述可知，当时钦州壮族新娘服饰为上衣下裙。宋代汉族对壮族服饰的影响深远，壮族服饰演变为汉制的上衣下裙就是最好的佐证。由于宋代文献中缺乏对壮族服饰衣襟的具体记载，文中以当时汉族的代表性服饰为依据，并结合田野调查，对宋代壮族服饰衣襟的演变特点进行论证。

褙子是宋代极具代表性的服饰，流行于社会各阶层，其最显著的形制特征为对襟。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壮族传统服饰中存在与宋代褙子形制相似的对襟款式。南宋褙子^[19]与壮族对襟服饰的形制对比见表1。由表1可知，现今在桂北土语区的广西龙胜壮族、三江壮族以及贵州从江秀塘壮族、从江刚边壮族的女子日常服饰中，仍保留着对襟形制。由此可推断，宋代褙子的对襟形制很可能影响了壮族服饰衣襟的嬗变，推动其从左衽逐渐转向对襟。需要说明的是，壮族服饰从左衽、贯首衣演变为对襟，并非完全摒弃其传统形制特征，而是在保留贯首衣结构的基础上，借鉴褙子的对襟形式，将前襟改为对襟。这种转变不仅提升了穿脱的便利性，而且体现了壮族先民在吸收外来服饰文化的同时将其融合、改造，进而发展出壮族特色服饰的过程。

表 1 宋代褙子衣襟与壮族服饰衣襟比较

Tab. 1 Comparison between the lapels of beizi in Song Dynasty and lapels of Zhuang costume

名称	实物图	款式图
紫灰色绉纱镶花边窄袖褙子 (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		
广西龙胜当代壮族女子服饰		
广西三江当代壮族女子服饰		
贵州从江秀塘当代壮族女子服饰		
贵州从江刚边当代壮族女子服饰		

1.3 右衽

生活习俗的形成往往需要千百年的积淀,其改变同样需要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田野调查表明,对襟形制自宋代起便广泛存在于龙胜、三江、从江等地的壮族服饰中,并延续至今。然而,究竟于何时开始出现右衽的衣襟叠压方式,目前尚缺乏确切的实物或文献证据。此外,明清以后有关壮族服饰的文献,记载重点已转向上衣下裙的总体形制。例如,明景泰《云南图经志》卷3中记载:“依人……妇人散绾丝髻,跣足,裙带垂后。”^[20]明天启《滇志》卷30载:“依人……妇人衣短衣长裙。”^[2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僮……露顶跣足,花文短裙……”^[22]由此可见,明代文献在记载壮族先民服饰时,都描述为上衣下裙式,而未强调衣襟的叠压

关系。孔府旧藏明代藏蓝通肩织锦袄^[23]为右衽交领形制,其衣襟与衣领连属一体,于胸前交叠,左襟压右襟,外观呈“y”字形(见图4)。笔者在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沙梨乡壮族女子服饰中仍保留有右衽交领的衣襟形式(见图5)。将其与明代织锦袄的衣襟结构进行比较,发现部分壮族服饰的衣襟受明代服饰影响已演变为右衽交领,且这一形制在隆林沙梨壮族女装中传承至今。



图 4 孔府旧藏明代藏蓝通肩织锦袄

Fig. 4 Ming Dynasty navy blue brocade coat with shoulder-covering patterns, collected in Kong family Man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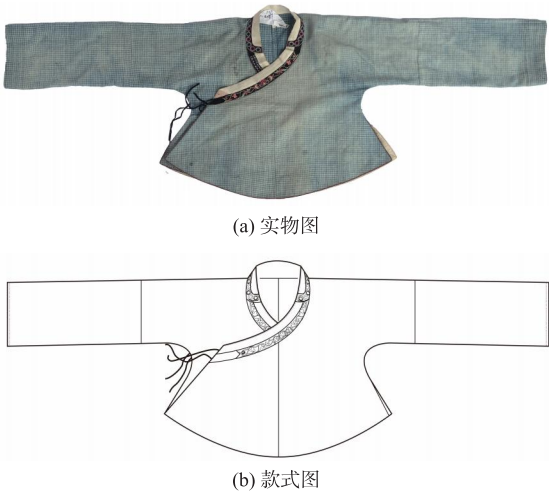


图 5 沙梨乡当代壮族女子服饰

Fig. 5 Contemporary Zhuang women's costume in Shali Village

清代傅恒等主持编纂的《皇清职贡图》,首次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系统描绘并记录了当时的壮族服饰形制。尽管书中文字未明确提及衣襟的叠压方式,但从插图可以清晰辨识,其服饰衣襟主要呈现

为右衽与对襟两种形式(见表 2^[24])。由此可以推断,至清代,右衽与对襟已成为壮族服饰衣襟的主流。这一衣襟形制的定型与普及,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文化交融的结果。

表 2 《皇清职贡图》中所绘壮族服饰衣襟叠压方式
Tab. 2 Overlapping styles of the lapels of Zhuang costumes in Royal Tribute Picture of Qing Dynasty

壮族先民类别	图片		衣襟特点
	男装	女装	
融县僮人和僮妇			男装、女装 均右衽
太平府属土人和土妇			男装对襟, 女装右衽
兴安县僮人和僮妇			男装右衽, 女装对襟右衽
贺县僮人和僮妇			男装右衽, 女装对襟
西隆州土人和土妇			男装、女装 均右衽
思恩府依人和依妇			男装、女装 均右衽

2 壮族服饰前襟叠压演变的影响因素

2.1 和谐的民族关系是演变的基础原因

从中华民族服饰发展的历史来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引起的服饰演变是普遍现象。和谐的民族关系促进了社会文化交融^[25],并直接影响了服饰形态的变迁。壮、汉民族之间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和交错居住的格局,为民族间深入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基础;而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则为各民族服饰文化的融合提供了保障。

壮族因与汉族交流频繁,深受汉族服饰文化的

影响。秦朝统一岭南并设立三郡后,推行“徙民戍边,使与百越杂处”的政策,中原汉人陆续迁入岭南,壮、汉民族开始接触与往来,汉文化逐渐浸润岭南地区,这直接影响了壮族服饰文化的发展。至唐代,中央王朝在壮族地区实施“羁縻政策”,促使壮族女性服饰前襟形制由贯首、左衽演变为通裙。宋代在广西推行的“土司制度”,有效促进了壮、汉文化的双向交流,壮族服饰逐渐演变出宋代汉族典型的襦子式对襟结构。到了明代,大量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迁入广西,改变了当地民族人口的比例,逐渐形成“壮七民三”的人口格局,反映出广西社会多元文化融合与发展的特性^[26-27]。在长期的交流中,壮、汉民族彼此融合、同心协力,壮族服饰逐渐受汉族文化影响,汉族服饰的右衽交领结构促使部分壮族前襟开始演变为右衽形式。清代后,壮族服饰前襟进一步演化为右衽与对襟结构,这一变化体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服饰演变的深远影响。壮族服饰由贯首、左衽向对襟、右衽的演变,是前襟叠压方向的外在表现,其内在本质则是和谐的民族关系与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服饰文化上的必然结果。

2.2 经济文化发展是演变的根本原因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经济与文化因素在服饰演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壮族服饰前襟的叠压关系,由早期的贯首、左衽结构发展而来,其形成正源于壮族特有的经济生活方式。早期壮族先民以渔猎为生,西汉刘安在《淮南子·原道训》中记载:“短褌不袴,以便涉水;短袂攘卷,以便刺舟。”^[28]由此可见,当时壮族先民服饰“短褌不袴”是便于涉水,“短袂攘卷”则利于划船,说明其服饰形制与经济活动方式密切相关。

此外,在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的背景下,贯首衣无需复杂裁剪即可缝制,工艺简单,又能有效节省布料;同时由于没有胸腰差,衣身下摆腰部较为宽松,对于生活在炎热岭南地区的壮族先民而言,此类结构有利于散热,穿着后更为凉爽。由此可见,贯首衣的结构形式,正是适应当时社会生产与生活环境的产物。唐宋时期,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广西的重视,推行积极的治理政策,推动了当地经济与文化的进步。在此背景下,壮族地区农产品日益丰富,手工纺织业也得以迅速发展,这为其服饰形制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29]。

汉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之一,长期以来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在汉文化的持续影响下,壮族民众不可避免地接触并模仿这一文化体系,其心理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例如,壮族人逐渐摒弃

左衽,转向对襟和右衽,不仅体现出其在文化心理上对汉文明的向往,也反映出其在功能选择上的理性考量——对襟和右衽在穿脱便捷性、劳动适应性及审美表达上,均优于贯首和左衽结构,因而更符合壮族民众在心理需求层面的变化。从本质上讲,壮族衣襟叠压关系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先进文化的趋同心理。在民族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服饰的形制与结构相互渗透、融合,逐渐演变出兼具多元特色的新风格。这种演变不仅推动了民族服饰的变革与进步,也凝聚了壮族民众对先进文化的崇敬以及对发达地区的向往,构成了其服饰文化向汉文化趋同的普遍心理动因。

3 结 语

壮族服饰前襟的叠压关系,经历了从贯首、左衽到对襟、右衽的演变历程,最终以对襟、右衽的形式延续至今。这一演变过程与和谐的壮、汉民族关系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是两种文化交融的具体见证。因此,壮族服饰前襟叠压关系的演变,不仅是壮、汉服饰文化深度交融的活态见证,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服饰造物思想中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 许慎. 说文解字[M]. 徐铉杨, 校定.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2] 四书五经: 上[M]. 宋元人, 注. 影印本. 北京: 中国书店, 1985.

[3] 樊苗苗, 刘瑞璞. 壮服“三制”实物考[J]. 服装学报, 2021, 6(6): 515-521.

FAN Miaomiao, LIU Ruipu. Research on "three kinds of form" based on substances of Zhuang costumes[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21, 6(6): 515-521. (in Chinese)

[4] 张成义, 刘介白. 壮族服饰的文化特征及传承发展[J]. 艺术百家, 2022, 38(1): 170-177.

ZHANG Chengyi, LIU Jiebai.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Zhuang costumes[J]. Hundred Schools in Arts, 2022, 38(1): 170-177. (in Chinese)

[5] 汪靖, 吴亮. 基于 AHP 层次分析法的壮族刺绣元素在服饰文创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 设计, 2025(13): 11-15.

WANG Jing, WU Liang.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Zhuang embroidery elements in cloth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based on AHP[J]. Design, 2025(13): 11-15. (in Chinese)

[6] 缪文远, 缪伟, 罗永莲. 战国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7] 司马迁. 史记: 卷 43[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8]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9] 班固. 汉书: 卷 1 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10] 方輶. 山海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1] 杨孚. 异物志[M]. 影印本.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09.

[12] 陈寿. 三国志: 卷 53[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3] 房玄龄. 晋书: 卷 97[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4]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5]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 卷 222[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6] 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M]. 严沛, 校注.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17] 乐史. 太平寰宇记[M]. 王文楚,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8] 周去非. 岭外代答[M]. 屠友祥, 校注.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19] 佚名. 宋朝女子服饰鉴赏[EB/OL]. (2022-10-26) [2024-01-01].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2/1026/11/16123909_1053339194.shtml.

[20] 陈文修.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M]. 刘景毛, 校注.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21] 刘文征. 天启: 滇志[M]. 古永继, 校点.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1.

[22] 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 卷 103[M]. 黄坤, 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

[23] 佚名. 汉服裁剪图[EB/OL]. (2017-09-05) [2024-01-01].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905/13/44870442_684732252.shtml.

[24] 傅恒, 董浩. 皇清职贡图[M]. 沈阳: 辽沈书社出版, 1991.

[25] 何清新, 史能兴. 壮族花凤舞的文化内涵及美育价值[J]. 艺术探索, 2023, 37(3): 102-108.

HE Qingxin, SHI Nengxing.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aesthetic values of the Zhuang people's phoenix dance[J]. Arts Exploration, 2023, 37(3): 102-108. (in Chinese)

[26] 罗彩娟, 黄爱坤. 聚与合: 近代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与启示[J]. 广西民族研究, 2023(4): 19-29.

LUO Caijuan, HUANG Aikun. Gathering and integration: the cours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contact,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in modern Guangxi [J]. Guangxi Ethnic Studies, 2023(4): 19-29. (in Chinese)

[27] 米桂萱, 胡毅杰, 朱文霜. 广西毛南族织锦纹样在女式手提包中的创新设计应用[J]. 皮革科学与工程, 2025, 35(5): 112-120.

MI Guixuan, HU Yijie, ZHU Wenshuang. Innovative design application of Guangxi Maonan brocade pattern in women's handbags[J]. Leath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5, 35(5): 112-120. (in Chinese)

[28] 刘安. 淮南子[M]. 高诱, 注. 影印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29] 匡迁. 壮族传统服饰的演变解析——以广西龙胜壮族女子服饰为例[J]. 丝绸, 2024, 61(7): 141-148.

KUANG Qian.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of Zhuang traditional costumes: a study of Longsheng Zhuang women's clothing in Guangxi [J]. Journal of Silk, 2024, 61(7): 141-148. (in Chinese)

(责任编辑:沈天琦)